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哲理文化卷

TALVHG
逃离

与

回归

刘湛秋 主编



44.6175
891-5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哲理文化卷

逃离
与
回归

Qay 23/05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与回归/刘湛秋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哲理文化卷)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91-5

I. 逃…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534 号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87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2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2091-5/I·1597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散文的遐思

刘湛秋

—

窗外在下雨，雨声使人安宁而舒远。

这时，音乐甚至也是多余的。你只需要静。在静中任思绪或收缩或放开，或上升或下沉。

我忽然想起宋朝散文大家欧阳修的《秋声赋》。

在成熟到开始凋零的秋天。欧翁于子夜读书，万籁俱寂，他却感到有声音来自西南“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他描绘出他感到的此声的情状，使人也不禁“悚然而听”。其时，“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翁仍把这种无声中的有声定为秋声。

用当代的语汇，这是欧翁极“酷”的感觉与形容。

秋声来自作家的心底，是作家升华了的心声。

我以为，这种状况最能表达散文的境界。

创作散文要有这样的心声、心气、心情。

这样，境界为之洞开，你往日的思索与眼前的物质——或声或色或形为之碰撞，你的笔底开始流动，泉水纯净晶莹，一如你的文字。

二

散文家与浮躁的心态是无缘的。

因为浮躁总是急于求成，渴望暴发暴富，而散文则宁愿寂寞，喜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散文与浅薄的品味是无缘的。

因为浅薄图虚荣，喜外露，而散文偏向宁静致远，注重内心的品行的涵养与发挥。

散文与华丽的外表是无缘的。

因为当一篇行文需要华丽的词藻来装潢与修饰时，它的内容空泛已可想而知了，散文宁可用最质朴的语句去镌刻出深邃的思想。

如果问一篇好散文的支架是什么，我想最简单的两个字表达就是老实。

在老实中求舒展，在老实中求深切，在老实中求辉煌。

三

较之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散文可能是最平凡的，它缺乏那种读者喜欢的悬念、夸张、情节以及精巧的对话与丰美的想象，但它的平凡绝不是平庸。甚至可以说，它正以其平凡见作家之功底，正以其平凡见

震撼人的力量，正以其平凡使人久久挥之不去，露出平凡的“一览众山小”的出众之处。一部《古文观止》能成为读书人的终生伴侣，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无穷吗？

小说家不一定写诗，诗人也不一定写小说或剧本，评论家能当小说家的教练但不一定会写小说，但所有这些从事文学的人都须会写散文。而且，往往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奇怪的现象，就是读某作家、诗人的一篇代表性散文，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从事的文学样式的水准高下。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我常常习惯于这样判断。

散文虽然没有大的构筑，但几百字，几千字的构筑也能见作家的运筹，散文虽然没广阔的语言驰骋天地，但庭园中一石一花一木，也同样见作家的匠心。

从文学创作的起始来说，散文是基石，从文学创作的峰巅来说，散文更是炉火纯青的证明。

四

中国是诗歌大国，中国更是散文大国。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创造出那么辉煌、那么精美、那么深邃的散文长河？一部《史记》至少能让人类再折服一千年而难于望其项背！《论语》、《孟子》、《左传》、《楚辞》，恐怕也应包括《孙子兵法》等等，哪一篇不是散文的典范？陶渊明、李白、苏轼、柳宗元、韩愈的散文使人对宇宙、对人生、对世情、对自然产生无比眷恋与遐思。

这时你才明白，什么叫散文？什么叫散文的魅力？！

有如此丰厚传统的中国一代代文学起步者，怎能不受到饱满的滋润并从而学会写出更好的散文？

我曾经说过，新文学运动以来，其实水准最高的也依然是散文。三十年代由朱自清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朱先生编的实在是好，有读头。时过五六十年，到八九十年代，人们再看这部书，并比照当代文坛，肯定会发现，新文学早期的诗歌、小说、戏剧是很难与当代相比了，但散文却并不逊于当代。这一方面证明诗歌、小说相当进步，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当代散文要逾越前人确有困难。因为前人确实已站立高处了。

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后者往往更讲究手法、流派，各种主义——超现实、后现代等等满天飞，往往靠手法与标新立异取胜，而散文又始终老老实实，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往前走，惟其如此，后人想不靠实力而只靠投机取巧，创新立派来取胜前人更困难了。

因此，我们作为散文大国的子孙，该怎样去维护我们散文的伟大传统呢？我们只有一步步艰难前行，扎扎实实提高我们的学问、知识、笔力，而不是妄想“一夜成名”。中国人的古训“十年寒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啊！

五

坦诚地说，这套丛书是研究散文的几位青年学者花了多年心血编的，我不过提出了些参考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把握准这个角度，也确实是领略了散文的精髓。

其实，还有什么散文能不包括在文化散文之内呢？散文本身就是文化嘛！它不属于经济、体育，如此而

已。我想，这里的文化只能是一个狭义罢了。就是说，宗教、生命、地域等问题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去发挥。当然，任何定义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到尴尬的境地。

我祝愿这套散文给你带去秋天的成熟的愉快。

而且在夜深人静，读着读着，你也会感到什么声音自远方而来，使你悟到人生的一些什么，或者，更遐想世界，或者，更爱怜自己……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序：散文的遐思/刘湛秋—1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1

偶像破坏论/陈独秀—6

“今”/李大钊—9

希望/鲁 迅—13

秋夜/鲁 迅—15

生活之艺术/周作人—18

人生的归宿/林语堂—21

论中西画/林语堂—25

谈时间/梁实秋—28

穷/梁实秋—32

滑稽和愁闷/梁遇春—35

渐/丰子恺—38

艺术与艺术家/丰子恺—42

灯/巴 金—45

正义/朱自清—48
匆匆/朱自清—52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54
永恒的幻想/徐复观—60
论快乐/钱钟书—64
窗/钱钟书—68
忙/王了一—72
独语/何其芳—75
灰烬/石评梅—78
无言之美/朱光潜—82
山水画的意境/李可染—93
年/季羡林—97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陈子展—103
发疯/冯雪峰—105
才女·小说·实境/张中行—109
悲观 执著 超脱/周国平—116
男人眼中的女人/周国平—122
躲避崇高/王 蒙—132
致先生书/张承志—141
以笔为旗/张承志—148
大师的排斥力/张 炜—151
知识分子的不幸/王小波—154
时间深处的孤灯/伍立杨—163
夜行者梦语/韩少功—166
被剥夺与被掩饰的/李 锐—177
关于嫉妒/余秋雨—180
读曲听心声/辛丰年—197

蝴蝶梦/洪 烛—205
人在高原/徐 坤—211
大隐隐于市/谭立铸—216
唐诗过后是宋词/葛兆光—224
语言与生病/艾云—233
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
多远/高建群—237
书生意气/鲁枢元—245
无处相逢/林苦樵—262
俯仰之间/李凯霆—265
房间的第四维/吴 亮—269
逃离与回归/喻大翔—272
浪漫的终结/刘馨忆—276
语言的尴尬/师 江—281
刹那的永恒/刘小枫—285
回家的路/刘如溪—291
也算诗话/童道明—295
同行的惶惑/唐 挚—298
墙下短记/史铁生—301
安魂之境/李 劫—310
大河遗梦/李存葆—313
从这里到永恒/赵 玫—329
这一代的人与事/徐 鲁—337
寂寞之道与道之寂寞/霍 达—346
敬畏自然/詹克明—349
何以解忧/余光中—364
夏娃与文明/张晓风—377

宇宙锋/柏 杨—380

专门学问/柏 杨—383

爱情的刽子手/李 敖—387

星期天不按钮/董 桥—392

编后记：思想的美丽容器/王 朔—396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兴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寻常小说；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

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意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加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颺；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继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逐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逐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

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偈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湘潇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斋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史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伯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

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人移人至此而极！然而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庐仝一世，亨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千万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吸呼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贩卒，姬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

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鸞，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逐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覆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一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